條約訂立，訂台灣爲通商口岸。是年夏天，杜嘉德從寧波返廈門途中，在台灣北岸停航一兩天，但沒有登陸，在他10月20日的函中說：「這個島山嶺之美吸引了我，只可惜沒有機會親自踏上田禾豐茂人口眾多的平地。」

1860年杜嘉德牧師偕同駐汕頭的金輔爾牧師（Hur Libertas Mackenzie ）及兩名廈門人信徒陪同，從廈門搭亞細亞號三桅帆船抵滬尾及艋舺。他10月１日在亞細亞號船上所寫的信上記載著：

「我們九月十九日離開廈門，廿四日安抵本港（指滬尾＝淡水）。我們帶來兩名信徒及許多書冊。上禮拜在此傳福音。我不大清楚荷蘭人二百年前佔據此島時曾否在這裡傳道過，但我相信這是那時以來首次在島上傳福音。船隻停留之地，外國人稱爲淡水，本地人稱爲滬尾。這裡有幾條大街，人口大約四五千，但短短幾天的逗留，很難估計。我們還訪問過艋舺，是附近唯一的大市鎮，在淡水上游約十哩，平疇美麗，四面環山……居民移自福建漳廈，講閩南話。全島也以閩南話爲普遍。因此……此地似乎應該由廈門的教會來擔任傳道工作。跨過海峽，仍通行著一樣的語言，覺得很不平常。在大陸隔了一百哩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喚，『到這裡來幫助我們吧，直到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

從此，杜嘉德牧師屢次向英國母會鼓吹向台灣宣教。1863年８月，杜嘉德由英國帶來一位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療傳道士馬雅各（Pr. 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搭 Polonaise號出發，經好望角，過印度洋，終於12月 4日安抵上海。杜嘉德旋

即回廈門，馬醫生多在上海見習幾天，1864年1月2日才抵廈門。在那兒，馬醫生一面積極參與醫療傳道，並努力學習廈門話。

1864年爲考察台灣，杜嘉德、馬雅各帶著兩名廈門人信徒，及僕人吳文水搭德輪三桅帆船舟山（Chusan）號抵打狗（高雄），在這裡考察了一週，看到天主教在前金建堂的艱苦。然後步行到府城（台南）、埤頭考察了一番。30日返廈門。

經過半年籌備。1865年 5月下旬，受派爲英國長老教會駐台宣教士的馬雅各醫生，再由杜嘉德陪同，帶了三名助手，自廈門搭Meta號輪船來台， 5月29日抵打狗，旋赴府城設教，開英國長老教會台灣宣教之先聲。

杜嘉德在廈門，出外佈道，牧養教會，教導學生，研究閩南語，編纂字典，編寫聖詩（他曾編過《漳泉神詩》，今仍有多首留存於台灣長老教會的《聖詩》集中），忙錄異常，因而他的容貌較其實際年齡蒼老。

1873年《廈英大辭典》出版，杜嘉德受格拉斯哥大學頒贈博士學位。

1877年夏，杜嘉德主持了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在華宣教師協議會（他是二位主席之一），回廈門突然罹患霍亂， 7月26日去世。享年47歲。①

2. 從麥都思到杜嘉德

杜嘉德在辭典序中提到他參考的幾本閩南語詞典，如麥都思

的《福建方言字典》、羅啻（Doty）、麥嘉湖（ Macgowan ）的字典。他又說，他的這本字典是已故美國長老會牧師盧壹（ J. Lloyd ）的手稿爲基礎，加上羅啻手冊中的增補字，還有倫敦傳道會的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牧師的手寫稿字典。

杜嘉德也參考一些漳州、泉州的「本地字典」。他所指的大概是泉州的《彙音妙悟》和漳州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了。杜嘉德說，其中眞正好的漳州音或漳浦音字典《十五音》，這是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藍本。因有這本原典可查，所以他很少引用麥都思的字典。

杜嘉德對自己的著作是十分自負的，但他非常了解前人的貢獻和缺點，也非常了解自己的成就和缺點。現在，我們擬就所知的文獻，略述一下從麥都思到杜嘉德（1837～1873）的35年間，西方傳教士對閩南語的研究成就。

麥都思是1817年抵達南洋，做馬禮遜、米憐等倫敦會傳教士的助手。1818年開始學習閩南語，1831年完成《福建方言字典》，1837年排印完成出版。

這本字典可以說是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那本漳州音韻書的羅馬字拼音化。它是目前所見對傳統十五音拼音法介紹最多的著作，但它也同時承續了中國式辭書重文讀、輕口語的傳統。杜嘉德批評說它收錄的是「漳州音（或更精確的說是漳浦音）的書寫文字（即文言文），有些口語也出現在麥都思字典中，但很少，……並且很不幸的是，口語形式往往出錯。」多文少白是眞，往往出錯，恐怕未必。當然，手民之誤確實不少。②

麥都思字典另有一項特色，便是他所採用的拼音法是沿襲馬

禮遜所編的官話字典中所創用的英文式拼音法，和現在通行的教會羅馬字有相當大的距離。杜嘉德字典附錄 I （P. 607）及羅常培《廈門音系》（ PP. 36-39）有對照表，可參考。羅常培結論說：「各種舊式（拼音法）裏頭祇有Medhurst的最特別，其餘的都算大同小異。不過Medhurst的福建方言字典並不是爲廈門方言作的，乃是爲漳浦方言作的，所以他所用的羅馬字特別跟各家不同，一半由於拼法的差異，一半還是方言的不同。」（P.39）關於後面一點，杜嘉德的附錄中也提到了。我們可以從杜典附錄的對照表中引用一些因方言不同而音標有異的例子，如：

麥式（漳浦）	杜式（廈門）
ëem〔iɛm〕	iam 〔iam〕
ⁿo 〔oN 〕	o^{n} 〔ɔN 〕
ey 〔ei 〕	e 〔e 〕
oe 〔ou 〕	o 〔ɔ 〕

其餘大半只是拼法的不同。但也有拼法相同，表示的音值不同的。如：eng在麥典中是表漳州的〔ɛng〕音的，杜典中則是表示廈門的〔iəng〕。

由麥都思到杜嘉德的拼音法，其實是經過一次音標革命，而首倡者爲美國公理會的歸正教牧師衛三畏 （ Samuel Wells Williams）。

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Bridgman）1832年在澳門創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3年衛三畏即加入工作行列。這本雜誌十年所採用的拼音法就是沿用馬禮遜、麥都思的那套

英文式拼音法。但自1935年8月起衛三畏便寫了一篇文章批評英文式拼音法的麻煩，然後1836、1837、1838、1839③，幾乎每年都寫一篇文章批評英式拼音法，而提倡拉丁式（或稱大陸式）拼音法。1842年衛三畏發表"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列出馬禮遜官話拼音、廣東話拼音，麥都思的福建話拼音法，以及他自己的改革方案。從此，《中國叢報》便完全改用拉丁式拼音法了，而跟進者大有其人。

麥都思之後有英國倫敦會牧師萊撒母耳（S. Dyer）著了一本漳州音字典" A Vocabulary of the Hok - ke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eang - tshew "（1838）因爲出版在衛三畏方案發表之前，自然用的是英式拼音法，但倫敦會的香港英華書院出版了一本《初學粵音切要》（1855）雖出版在後，仍然沿用英式拼音法。由此可見倫敦會的牧師仍然保守馬禮遜——麥都思以來的傳統。

但衛三畏的改革呼聲引起歸正教和長老會牧師的支持。1853年打馬字（Talmage）在廈門刊"Tn̂g-oē hoan-jī chho͘-hák"（唐話番字初學），1853年譯〝Lo͘ - Tek ê chheh〞（路德↑冊），1853年養爲霖刊）〝Khui gín-á Sim-hoe e Chheh"（開囡仔心花↑冊）及羅啻1852年譯"Iok-hān thoân hok-im Su"（約翰傳福音書），1853年刊"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翻譯英華廈腔語彙），1869年麥嘉湖編 A 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英華口才集），都是採用拉丁式拼音法。雖然和衛三畏不盡相同，但是大同小異。可以說拉丁式拼音法最初是由歸正教牧師們所實踐的。

從羅啻的Manual（1853）到杜嘉德的字典出刊（1873）正好20年。可以說拉丁式拼音法已經完全佔了優勢，而麥都思的英式拼音法遂成歷史陳跡。

雖然杜嘉德這部字典在記述口語詞素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但並不是獨力完成的，他一方面承襲了傳統韻書，特別是十五音及麥都思、盧壹、羅啻、施敦力等人的研究成果——不管有無出版。一方面在字典的完稿、校對方面，也有許多人的幫助。據杜嘉德的序說，他著作本字典的最初目的只是爲了自己便於查閱，但字典越編越大，許多人要求他出版，甚至到了後來，廈門的三個教會，即倫敦會、歸正會、長老會共同正式要求出版，杜嘉德才準備付印。於是倫敦會派施敦力、歸正會派打馬字來協助杜嘉德完稿、校對。其中打馬字只校對了幾十頁便因他事中輟，施敦力則從頭到尾都參與。

杜嘉德雖對自己的成就十分自信，但他也承認自己的字典有兩個缺點：

其一、本典是爲了應付實用與立即的需要，因此不完備之處在所難免。他說：「若此字典能被人所超越、遺忘，或者當作完備、精確的作品的基礎而被懷念時，我就太高興了。」

其二、本典中沒有一個漢字。原因有二：⑴許多詞素沒有相當的漢字，數量可能佔全部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即使用心去找，但許多字是太偏僻，或者異體字很多，無法確定那一個字正確；⑵本書是在杜嘉德趁回英國休假時在倫敦排版，倫敦沒有漢字活字。

其實這兩個缺點並不是眞正的缺點，因爲⑴任何口語字典都

不可能把所有口語詞素蒐集完備，尤其杜嘉德所蒐集的範圍，除了廈門之外，包括泉州、漳州各地方言，更不可能蒐集完備了。綜觀有史以來約百本閩南語字典，除了1931～32台灣總督府所編的《台日大辭典》外，其實沒有一部字典比本典更完備、更豐富、更精確了。

其次缺點⑵沒有漢字對照，對用慣漢字的人確實很不習慣，但漢字其實是不夠用的，勉强湊合未必是好事，對讀者可能有誤導的作用。純用拼音字的話，有使閩南語的研究脫離漢字羈絆的解放感。對於這一點，杜嘉德有很清楚的自覺。他說：

「我企盼兩三年內編一本指南或續編，把所知的漢字收進去。但當我遺憾漢字沒有出現在本書中的同時，我也很高興本書沒有漢字。因爲這樣可以證明廈門話是一個獨立的語言，它可以不藉漢字而獨立。我希望更多人因此被鼓勵學習這種語言，他們或許已被這個語言的複雜與奇異的性格所擊退了。」④

由麥都思到杜嘉德，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可以說已達到最高峰，從杜嘉德以下的西方學者，只有能夠增補本典的人，但在完備性和廣博性方面，沒有人能夠趕得上他。《廈英大辭典》無疑的是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字典中最傑出的經典之作。

3. 杜嘉德的語言學觀念

杜嘉德先生具有語言學的家學淵源，他的父親擁有豐富的語言學知識，而他本人自幼學習古典、現代語言，熟習希伯來語，

具有堅實的語言學基礎⑤。加上他善於速記法⑥，以此記錄閩南語，成就自然非凡了。杜嘉德的語言觀和語言學成就其實是基於他的學術背景。

杜嘉德所謂「廈門話」，略同一般所謂的「閩南語」，不單指廈門方言。他又認爲「廈門話」是一種獨立的語言，不是方言。

西方傳教士傳統上都從歷史語言學或政治歸屬，稱呼漢語（Chinese language）支系語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爲「方言」（dialect），即使是官話也稱之爲「官話方言」（Mandarin dialect），麥都思的閩南語字典即題爲"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可以直譯爲《漢語福建方言字典》。

但杜嘉德在序中明白地反對所謂「方言」（dialect）或口語（Colloquial）的名稱。他在序中開宗明義說⑦：

「廈門話不止是白話方言（Colloquial dialect）或土語（Patois）。最上流的人或一般民眾、最有學問的或最沒知識的都說這種話。……」

「方言這個字眼也不能傳達精確的概念，它不是其他語言的一個方言變體，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 a distinctive language），是中國土地上眾多不同語言之一。」

「歐美人士正在學習中國的許多口說語言（spoken language），諸如官話、客家話、廣東或廈門話等。這些語言不是一種語言之各方言，它們是各不相同的語言，彼此之間的關係正猶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敘利亞語、衣索匹亞語及閃語系之各